

## 名人在线

## 李振翥的陈州之治

曹杰友

李振翥(1773年~1836年),字云轩,号絨庵,又号竹醉,安徽太湖县晋熙镇花亭湖村姜家岭人,于清嘉庆六年江南乡试中举,次年殿试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据《淮宁县志》所载,李振翥曾撰《重修弦歌书院碑》,有语“余辛未下车”,即嘉庆十六年到陈州任知府,直至嘉庆二十四年擢升离开,前后有8年之久。

李振翥的陈州之治政绩卓然,《淮宁县志》《淮阳县志》《太湖县志》均有记载。李振翥的主要治绩有严禁溜夫讹索客船、治理黄泛区和平息滑县匪患等。他在任上还重修了画卦台、弦歌书院、文庙、文昌阁等,并亲自撰写碑记,很好地展示了他的施政倾向、事业建树和文学才华。

## 严禁溜夫讹索客船

2012年10月,周口市民段清海向周口市博物馆捐献了一通清代公告碑。据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提供的《清代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告示碑考释》一文所述,该碑正面阴刻有《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章程》,为李振翥上任的第二年即嘉庆十七年所立。碑文正面主要内容涉及安徽太湖县监生赵义先等控告窰万仓等讹索客船一案。

从《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告示碑》和附刻章程来看,当时陈州府境内沙颍河水运发达,安徽太湖等地的客船频繁往来于陈州府境内。在沙颍河项城鸡心滩、小顶及淮阳方家滩一段,当地溜夫中出现了一群所谓的“水霸”,时常拦坝勒索过往客船,漫天要价,引起客商不满。

嘉庆年间,安徽太湖县国子监学生赵义先等人到陈州府控告窰万仓等讹索客船,时任陈州知府的李振翥审理此案,责成淮宁、项城二县令“会同勘讯,妥议章程”,弄清事情原委后,专门制定了漕运章程,明确专人管理河道,让溜夫有规可依、违规必究,“倘有不遵,一告发,本府亲临查究,定即锁提严究,轻则枷责河干,重则照棍徒害例,严行惩办,决不姑宽”。章程的颁行,对维护当时水运秩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到了同治年间,类似的不法行为再度发生。该碑背面又增刻《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告示碑》,为淮沈项分县县丞孙茂悟于同治八年所立。碑文中提到“于本月初三日,复有江南太湖监生胡茂林呈称禀情”,时任县丞的孙茂悟仍旧依照李振翥颁布的章程,再次发布严禁溜夫讹索客船事告示,终于遏制了“水霸”的不法行径。

两次勒碑,一正一反,竟然都源于两位太湖监生的检举揭发。太湖人行走千里,铮铮直骨凛凉。无论何时何地,面对地方恶霸势力和不法之徒,即便是一介文弱书生,

也敢于极力抗争。

李振翥的《挽廉访兄十首》均为七律诗,第一首云:“岂独吾家折棘棠,苍生霖雨望茫茫。感恩父老趋珂里,得意门生拥节堂。”在颌联第一句处,自注:“(李振翥)守陈州时,有眷民数十,贡匾额至湖中里第,以颂德政者。”指的就是此事。

## 参与白莲教和天理教党治

嘉庆年间先后发生了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嘉庆九年,白莲教起义基本被平定,但其党羽仍除治未尽。据《清实录》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在湖北省拿获复兴的白莲教匪犯金文等人,供出其传教师傅王柯潜匿于河南陈州一带。李振翥受朝廷委派,亲率丁役,访明其潜匿场所,很快擒获王柯及其子王大川、王二川等。“实属能事,李振翥著交部议叙,以示奖励”,朝廷对李振翥予以褒肯。

而早在嘉庆十八年9月,即李振翥任陈州知府第三年,还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天理教起义。天理教乃白莲教的支派,组织者主要有河南滑县的李文成和北京大兴县的林清等人。林清在北京起义,差点攻破皇宫重禁之地。而李文成占领滑县,向河南四周进发,几天之内,周边县城纷纷响应,声势浩大,也波及陈州。刚擢升浙江巡抚告假回京赴任的方受畴不得不留任,驻守河南省城开封,镇抚地方,督运粮饷。由于各地知府、知县带官兵共同阻击,不到半年时间,当年12月天理教起义失败。

《淮阳县志》中李振翥亲撰的《重修陈州府文庙碑》有语“滑城窃发”和《淮宁县志》中李振翥撰写的《重修文庙并葺弦歌书院、文昌宫勤输引》有语“潢池戢暴”。李振翥的《诗草》中有一首七律《奉酬竹醉兄兼以留别》,诗云:“红尘十载踏春明,八月西湖拥使旌。满地鱼龙双短鬓,漫空戎马一书生。岂因人热甘投刺,纵受师恩不借名。收拾鳌竿把秋钓,寒潭应鉴此心清。兄有龙山秋钓小像。”在颌联第二句处自注:“滑县贼变,兄守陈郡,歼其渠魁。”所记即是此事。

## 参与治理黄泛区

嘉庆朝睢州黄河决堤有两次,分别为嘉庆三年和嘉庆十八年,黄河水泛滥至涡河、淮河流域,周口一带成为黄泛重灾区。在《重修陈州府文庙碑》中载有“睢壁弥漫”,指的就是嘉庆十八年黄泛灾情。至于李振翥如何治理黄泛区,暂借文史资料详载,但从《桐城明清名宦》所载的《直隶总督方受畴》一文侧面得知,嘉庆十九年2月,开始修复睢州境内的黄河决口,朝廷任命方受畴会同河内河河道总督吴璥堵筑。当时,河南睢州水患灾害严重,

而滑县等地又遇大旱,瘟疫大起,凡治兵、筹饷、赈灾、筑堤等事项同时并举,任务繁重,但方受畴计划周密,逐一实施,大多事务按时顺利完成。

作为同乡且主政地方的李振翥,积极配合上司方受畴的安排,大力支持黄泛区的治理。李振翥的撰文多处写道“比岁不登,兼驰公檄”“壬癸甲乙,奉檄莫遑”“比岁不登,赈恤未暇。嗣又潢池戢暴,睢壁宣防,都内亦编甲招丁,劬辛舛午间”,可见他为了治理好陈州,昕夕在公,勤政不息。

翌年5月,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出现“捻子”。方受畴命令地方官员设法掩捕,并具文两省巡抚协同缉捕,先后抓获数百人,擒军于公,勤政不息。

## 捐修弦歌台和弦歌书院

弦歌台又称厄台、绝粮祠,历史上屡废屡修,早在唐开元年间就存有建筑,两宋沿袭其名,到明嘉靖二十一年巡按御史赵继本改名为弦歌台。明清两朝增修、续建或扩建次数颇多。

顺治《陈州志》载:“厄台,在州城外西南隅,世传为孔子绝粮处。”但苏轼不认同此台为祭祀孔子,曾写《题铁墓厄台碑》云:“有寺曰厄台,云孔子厄于陈、蔡所居者,其说荒唐,在不可信。或曰东汉陈旻王充筑厄台,以控扼黄巾者,此说为近之。”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陈用光曾撰《陈州府院台记》,“或曰东汉陈旻王充筑厄台者,或曰孔子厄于陈蔡所居。苏子瞻尝以说为近,而谓后说为不足信矣”,颇认同苏轼的看法。

嘉庆二十二年,李振翥率领淮宁知县刘广澍带头捐俸,还组织民间募捐,对台上建筑进行重新修建。陈用光还在记中道:“今年陈州守李云轩振翥以卓荦来都,求见于煦斋尚书师座次”“云轩尝佐治工,出己财筑垣,以守薪茨工上,人甚称之其才,既尝见诸事矣”,对李振翥修葺弦歌台及治理陈州的工作才能非常赏识。

又据李振翥亲撰的《重修弦歌书院碑》所载:“越五年,事简时和,经费竭蹶,与诸大尹及邑绅士创修文庙,心力齐一,工资趋输,阅六月告竣。”在修建弦歌台的同时,增修了弦歌书院,前后花了半年时间。修葺一新的弦歌书院体量恢宏,为开展学术讲学、培育地方人才和振兴陈州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场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 修建文庙、文昌宫等

在李振翥亲撰的《重修陈州府

文庙碑记》和《文昌宫落成记》等文中,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修建陈州府文庙、文昌宫的原因和过程,“可先修文庙,继葺书院,其文昌宫随次落成之”,一件件有条不紊,逐一落实。

在修葺弦歌台后的第二年,李振翥着手修建陈州府文庙。碑记有云:“余守是邦之六年,始得鸠工庀材,兴宇葺垣”“营起于丙子季秋,藏成于丁丑仲春,阅月凡六”。为何修建文庙拖延至此,实则李振翥心有无奈。一来是因为天理教起义,政局不稳,牵扯地方政府过多的精力。二来黄河决口,造成陈州各地连年秋获荒歉,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跟不上。

“辛未之秋,下车展谒,眷顾楹梅,慨然于怀”,刚到陈州,李振翥第一件事就是视察文庙,当看到文庙“梁木已颓,宫墙欲圯”时,更为担心的是“人才流失,儒效阙疎”,一直揪心于内,深感陈州兴教责任重大。碑记中李振翥一再解释:“天下事为之,弗即工,则不敢为,亟之弗克。绵于逃则不忍,亟不忍与不敢,如于数年梦寐中,而正得藉手告焉,殊非一人私幸矣。”天下事有急亟之务,推迟不是不做,是时机未成熟。一旦有可乘之备,自然是时或勿失,图功攸终。

李振翥再次带头捐俸,在地方乡绅的赞助下,文庙得以修建成功。“立照壁倚以长垣,浚泮池环桥其上,广若干尺,深若干尺,有榭有舄,载漆载丹”,重建了文庙中的崇圣祠、乡贤名宦祠,里外焕然一新。

其后不久,又修建文昌宫。为了节约建材,将文庙和文昌宫余材,用于弦歌书院的建设。有下僚进言索记寿石,李振翥很自谦,认为“不过踵事增美,君子不居他人之功。当年8月,又修建画卦台,用了三个月。李振翥认为“守土之责,百度惟贞”,其心其德,深得陈州老百姓的拥戴。

李振翥宰陈州8年,还做了很多善事。如《淮阳县志》还载有李振翥亲写的《孝义诗序》。有位叫雷梅隐的老者,气骨不凡,专门征集“孝义诗”,准备汇刻以广为流传,问序于李振翥。他得知“先生笃行于乡,升闻于朝,表厥宅里,树之风声一时”“笃天伦而重友谊”,为梅隐的重孝重义所感动,慨然应诺写序。

据《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记载,李振翥和知县刘广澍共同审理过淮宁县一县民致死案。其扬善除恶,惩治凶顽,定案准确公正。

李振翥终因治陈州有功,擢天津道。八载陈州知府告一段落,正如李振翥为李振翥悼诗所赞:“才识兼人器量深,传之史笔当官箴。不辞劳苦无难事,能做英雄肯细心。一饭未忘忘块垒,万间何惜惜分阴。求台几得贤司牧,善政仁声独步今。”对李振翥的仕宦生涯进行了很好的总结。②8

## 书画欣赏



奶奶的世界

刘文清作

著名学者吴祖光说:“《红氍毹梦诗注》以七言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抒写作者一生中参与京剧活动的往事,从看戏、学戏到演戏、论戏,记剧坛掌故、剧人动态,兼及社会风貌,每首诗后都附有或详或简的注释。诗既明白晓畅,文亦清新可读。对京剧历史及民情风俗的演变亦有研究参考价值。”《红氍毹梦诗注》所录张伯驹的诗作,明白晓畅、雅俗共赏,诗的注文,或详或简、清新可读,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京剧历史及民情风俗演变的重要参考书。

《红氍毹梦诗注》中,张伯驹笔下的戏曲艺人形象,各有其面目,各有其声口,各有其姿态,各有其做派,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其中,张伯驹笔下的谭鑫培,尤其引人注目。

张伯驹诗云:“宫廷供奉不寻常,几得人间看一场?演出欲求谭贝勒,请安需要那中堂。”诗中的“谭贝勒”,即指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那中堂”则指清末尚书那桐。谭鑫培因为供奉内廷,专为皇家演戏,因而很少外间演出。而那桐最嗜谭戏,有一次邀请谭鑫培吃饭,求其外间演戏。谭鑫培说:“中堂要鑫培演戏,须中堂向我请安。”谭鑫培的本意是婉拒那桐,因为那时大臣只能向贝勒、郡王、亲王等行请安之礼,自己仅仅是一名艺人,那桐是绝对不会给自己请安的。没想到的是,那桐闻此言,竟然真的给谭鑫培请安,谭鑫培也是一诺千金,在外间演戏一场。这一典故一时传为笑谈,谭鑫培也由此得了“谭贝勒”之雅号。

谭鑫培(1847年~1917年),京剧谭派的创立者,工老生,有“伶界大王”之赞誉,梨园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因此,谭鑫培在中国戏曲界占有重要地位。梅兰芳曾说:“我认为谭鑫培、杨小楼的表现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张伯驹诗云:“胜朝忍复梦升平,每念慈恩涕泪零。惟有传人余范秀,亲承说戏失街亭。”

1917年,谭鑫培年逾古稀,居家不再演出。恰逢广西督军陆荣廷来京,政府强迫谭鑫培为之演戏,无奈之下,谭鑫培只好演了一出《洪羊洞》。谁知陆荣廷行伍出身,根本不懂得欣赏,仅少坐一会儿就跑去打麻将了。“但谭演后归家即病,旋逝世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艺术是需要懂得欣赏之人的,而知音难觅,明珠暗投,这是艺人最大的不幸啊。同时,像“谭贝勒”这样的名角,尚且被当时的政府强迫演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想见那个时代艺人的遭遇何其不幸,令人唏嘘。

谭鑫培还有一规矩,即“向不收弟子”。余叔岩专学谭戏,后请托当时的庶务司司长说项,才得以拜谭鑫培为师,而且深得谭戏之精髓,人云:“民元以来,须生杰材,层出不穷,而真能传谭氏之衣钵者,亦唯叔岩一人而已。”谭鑫培的这一规矩虽然被打破了,但他也仅仅教余叔岩《失街亭》一剧而已,“惟有传人余范秀,亲承说戏失街亭”。余叔岩十分感激谭鑫培,因为谭鑫培字英秀,余叔岩即以“范秀”名其轩,“以秀为范”,可见余叔岩为人之重情。

谭鑫培只教亲属,不传外人,“向不收弟子”的后果就是,谭鑫培的很多绝活儿就此成为绝响,后不为继。“父子祖孙语绝伦,心传口授只劳神。栽花有意花难发,枉恨余三是继人。”谭鑫培一生不收弟子,一心刻意栽培其子谭小培,盼其成名。无奈“栽花有意花难发”,谭小培缺乏资质,不能心领神会,故而一直无法学到谭鑫培之艺术精髓,一生演戏平平,“心传口授只劳神”,空费了谭鑫培望子成龙的满腔热望。“纷纷大雪走南天,飘荡神魂见八仙。唱法平常身段少,乘龙虽是岂真传?”谭鑫培的乘龙快婿王佑宸,以演《南天门》著名,虽然嗓音甚甜,但唱法不精彩,身段、武工亦皆不见长,“乘龙虽是岂真传”又如何呢?“虽为谭氏佳客,实未得谭氏之艺也。”②8

本版统筹审读:董雪丹

## 文化溯源

## 张伯驹笔下的谭鑫培

任动

## 诗词周口

## 《咏陈州》:穿越明代读懂厚重陈州

常全欣

胡公铁墓思陵,遥接焦夷近蔡城。太昊探窟犹有庙,神农辨谷已无营。厄台夜月麒麟泣,卧阁天寒翡翠鸣。晚过狄青荒冢下,似闻苏子读书声。司城贞子已云亡,独上澹台忆子张。黄霸功名今寂寞,赵鞅祠墓总荒凉。三股行苇果多燕,二谢诗工菜一塘。最羨汉时陈孝妇,至今史传有遗光。

——刘威《咏陈州》

这首诗的作者刘威,是安徽太和人,明永乐十年(1412年)壬辰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四名,赐进士出身,曾任河南道提刑按察

司金事,正五品,巡查河南。提刑按察司是明朝在省一级设立的司法机构,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同时也是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刘威是一位有文学造诣的官员,善于写诗,特别是咏古诗,在河南期间,他创作了《游少林寺》《新野怀古》《闾乡怀古》《新郑怀古》《武陟咏古》《虞城吟古》《按临扶沟》及《伊川书院碑记》等。

刘威的这首《咏陈州》,引用了陈州历史上的名人典故,列举了陈州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作者列出了陈胡公、曹植、伏羲、神农、孔子、汲黯、狄青、苏辙、司城贞子、张、黄霸、赵鞅、殷仲文、殷浩、殷浩、谢灵运、谢眺、陈孝妇近20位古人,他们在各自的时代在陈州大地上留下千古英名。古迹,列举的陈胡公铁墓、思陵家(曹植墓)、太昊陵、厄台(今弦歌台)、卧治阁、司城贞

子阁、狄青墓等。有些古迹如太昊陵,已经成为我们寻根拜祖的精神家园。有些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如陈胡公铁墓,宋代的明代的文人诗歌中多有描写其在柳湖之中,但到了明代,铁墓难寻踪迹,而建在地上部分的拜殿也不复存在。如卧治阁,乾隆十九年《淮宁县志》载:“在府署,西汉汲黯守淮阳时建,仅遗址存矣。”

作者生活的明代初期,在经过自洪武六年(1373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的移民后,淮阳一带的人口有了快速增长,人们从元末战乱、靖难之役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休养生息。明初,陈州编户4乡、12里,正统四年(1439年)后增至66里。官吏对淮阳的历史文化也作了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遣礼官到太昊陵祭拜;正统十三年(1448

年),诏建太昊陵寝殿、廊、庑、戟门、厨房、宰牲房等;天顺六年(1462年),修建太昊陵后殿、钟楼、鼓楼、斋宿房、三清观,居道士、吏目等。同时,官府、民间鸠工庀材,大兴土木,广建寺院,先后重建或修建弦歌台、画卦台、三元宫、火神庙等。同时,陈州一地的教育达到“有教无类”之颠,戏曲活跃,县城新建的戏楼上,锣鼓声声……

走出明代初期的陈州城,我们将视野放宽。此时,离陈州城不远的西南处,因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而开辟的一条漕运水路,让“颍歧口”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盛极一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贾鲁河航运的发展,周家口接过“颍歧口”的“接力棒”,成为新的商品集散地。历史的聚光灯让周家口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②8